

文學初步讀物

蟾江冰波

晴霓著 周光玠插圖



号：0457

江冰波

者： 晴 霓

圖者： 周 光 玠

版者： 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刷者： 重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(北京灯市口12号)

發行者： 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168 1/50

字數：11千字

印張：11/25 插頁：4

定價：(4) 一角

印數：1—20,000

1955年8月第一版

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I247.7

194

本書說明

這篇小說寫的是：在抗美援朝戰爭中，中國人民志願軍裏有一個電話員，為了配合部隊作戰，在一次緊急任務中，冒着狂風和暴雨，跳到寒氣刺骨的江水中接線。他想盡辦法，戰勝了敵機的掃射和冰波的沖擊，終於把電線接通了。

作品中不但寫出了志願軍戰士勇敢、機智的英雄形象，同時也表現了英雄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。

後半夜了，槍聲依然在山那邊激烈地響着。

天空佈滿了黑雲，雖然還沒有下雨，但已經有稀稀零零的幾星水珠，冷森森地打到人們的臉上，報告着大雨即將到來的消息。

胡賓架線回來，剛剛踏進大門，雨打在院裏一垛玉米稈上，便唰唰地響開了。他忽然想道：「趁着雨還沒有下大，先吃點飯去吧！」所以他一轉身，便又直奔廚房那院去了。在廚房裏他碰到了小劉，小劉告訴他指導員正要找他，要給他新的任務。

雖然胡賓從早晨開飯以後，直到現在，還不曾有粒米下肚，可是一聽到馬上又要接受新的任務，他又高興得把吃飯忘在腦後了。

連部設在緊靠着松樹林邊的一座小院落裏，門窗用雨衣和毯子堵得黑乎

乎的不露一線燈光。指導員正埋頭在熒熒的燭光下，寫着一件什麼東西，他一見進來的是胡賓，不由喜出望外地劈頭就問：「啊！是你呀，多會回來的？」

「剛走到這裏。」

「好！那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吧！——二營的線不通啦！」

「啊！」

「據剛才送下來的俘虜說，敵人的部署又有了新的變動，究竟是什麼企圖還沒有鬧清，軍司令部需要各單位隨時隨地地供給一切情況……二營的陣地是咱們團最突出的地方，並且緊靠着公路……這條線必須時時刻刻地保持它暢通無阻，包給你啦！多會不通，多會你就……」

「好！我這就走。」胡賓揭開帘子，嘩啦一聲便推門出去了。

指導員默默凝視着還在微微晃動着的窗帘，又聽一聽外邊的槍聲和雨聲，心中不由地想到：「這是多麼偉大而又可愛的戰士啊……好像從來就不知道什麼是疲勞困頓似的，一直是那麼積極地愉快地工作着……他已經整整一天沒有休息了啊——呀！恐怕他連飯也沒有吃吧！」他想到這裏，便叫小劉喊

胡賓回來；小劉答應了，站在風雨裏，將兩隻手捧着嘴角，像個小喇叭似的，提着他那個尖嗓子拉長着聲音喊道：「胡——賓！胡——賓……」

「哎——」村頭傳來了一聲洪亮的回音。

「快拐回來！快拐回來！指導員還有事哩！」

立刻，胡賓便撲哩撲騰地跑回來了。

「報告——還有啥事？」

「你還沒吃飯吧？」

「吃啦！」

「在哪裏吃的？剛才你不說是剛走到這裏嗎？」

「我，我不餓——」

指導員瞅了瞅他腰裏緊束着的皮帶：「你的餅乾呢？沒帶？」

「沒帶！在班裏擱着呢！」

「哦！」指導員馬上抓起了自己的一袋餅乾：「給你！拿去吧！」

「不！」胡賓豎起兩掌，執拗地往前一推：「你不是講過嗎？沒有命令

誰也不准動——」

「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為什麼我要那樣講？」

「因為這是準備着在既要執行任務，又吃不上飯的時候才用它呢！要是平常把它隨便吃了，那——」

「對啦！」指導員禁不住笑了笑：「所以這對你說來，現在就正是該吃它的時候了。」

胡賓沒有話說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小劉竄到廚房裏灌了一壺開水，這會他插嘴說：「喂！老胡！這裏還有點開水呢，是剛才朝鮮老大娘特別給指導員燒的，給你！帶着吧！」

「不啦！掛在腰裏淨累贅，路上還愁找不到水喝嗎？」

「小心喝冷水生病。」

「嗨！你可把我說成和你一樣啦！蒼蠅打一膀子都得哼三天。」

「喲！好心好意給你弄點開水，你還要拿我尋開心。」

「還是帶上吧！」指導員那麼關心地说，他又向炕角瞅了瞅，問小劉

道：

「我那雨衣呢？」

「堵着窗戶呢！」

「快找個旁的東西換下來……」
胡賓揀好了乾糧袋，小劉又很親切地給他披上了雨衣，他便向指導員敬了個禮，輕輕將門一推，跨出去了。

二

夜色像墨一樣的黑。

緊密的槍聲，在山上亂叫，冰涼的雨點，在周身亂洒，胡賓順着電線在羊腸曲折的小道上，一步緊似一步地向前摸索着。道路崎嶇的時候，他屏氣斂聲地攀着樹枝，慢慢地向前爬行；道路平坦的時候，他便摸出幾塊餅乾，放進嘴裏喀喀乒乒、地嚼着。

當他一步步仔仔細細地查到蟾江邊岸的時候，雨已漸漸的小了，烏雲的顏色也越變越淺。

這是陽曆四月初的天氣，凍封的蟾江，已經開了凍，春洪捲着大大小小

的冰塊，在江心嘩嘩地旋轉嘶叫。

「喲！毛病準是在這裏囉！」他心裏說罷，隨即將鞋帶一緊，雨衣一

解，棉褲一脫，兩條褲腿又開往肩膀上一搭，又把雨衣往外一罩，拚着線嘩嘩地就蹚進水裏去了。乍然一陣冰冷，猛襲着他的兩腿。

電線被水冲得像弓似的漸漸向下流去，快到江心的時候，竟連彎也不彎，一直順水而去了。

「喲！可不是！毛病真個就在這裏呀！快找着那個頭接上吧！」他拽着線一直又向前走，但剛剛橫過江心，線便拚到頭了，但那個斷頭却還不知道被水冲到哪裏去了呢——他難着了。

「兩個頭怎麼也不能一齊找到手啊！這可咋接呀？……他想把隨身帶來的那拐子線接上，可是再也找不到了，大概在忙着拚線的時候，不小心被急流冲跑啦。他想：「再跑回去攢拐子線來，不行，哪裏來得及啊？要爭取時間哪……」胡賓在水裏愣住了，冰塊在他的胯下嘶嘶亂叫。

這時，他突然想起敵人逃走的時候，一路上到處都是丟下的皮線，有的成盤的在道旁堆着，有的東扯西拉的在田裏拖着。

「對！這裏也一定有，找點來。」他把手裏捏着的線頭，往水裏一撿，頭也沒回的一直就蹚上對岸去了。

他擦擦腿上的水，急忙登上褲子。根據他的經驗，判斷了一下敵人若從這裏架線時可能經過的地方，便馬上蹲下身去，像黑夜裏掃雷的工兵似的，順着山根、溝壑、田塍，一趟又一趟地來來回回地摸索、尋覓；每逢觸到一枝纖纖的籐條時，驀地會一陣驚喜，但照例接着的又是一陣失望。

這時雨已停止了，敵人的飛機又在江面上嗡嗡地轉起來，三四個照明彈，一字兒在夜空閃着紅光，把江邊照得一晃一明。胡賓氣狠狠地朝空中望了一眼，咒罵道：「操你媽，老子正需要個亮呢……看你能擋着老子把線接通吧！」

他趁着光亮，順着一片灌木叢的黑影很快地爬行着，尋索着。突然一件什麼東西，撞了他的右肘一下。他猛一看時，以為是打壞了的汽車上的什麼零件，但他定睛一瞧，啊呀！原來是個空着的美造的線拐子。他禁不住一陣驚喜——附近一定有敵人丟下的皮線，這就是象徵啊！

果然在距他十多米遠的一棵被炸倒了的松樹根旁，正扯着一條皮線，這馬上就被他發覺了。他伸手拽了拽，一端緊緊地一動也不動，另一端却乖乖地順勁就向他的懷裏爬了一爬。於是他便往松枝的背影裏一蹲，拽起線

兒，一圈圈地急忙纏了起來。

敵機在上空盤旋了一會，也找不到什麼目標，便照江面上瞎打了幾梭子子彈，又沒精打采地哼哼着飛走了。剩下一顆即將燃盡的照明彈，寂寞地在空中閃着暗淡的黃光。胡賓趁着這個亮兒，加速地又盤了幾圈，估摸着已經夠用了，便從腰裏摸出鉗子，喀嚓喀嚓將兩端一剪，就一直向江邊奔去了，稻田裏飛起的泥漿在他的身上亂濺。

光亮中，他熟練而又迅速地將這一端接好，又把褲子一脫，撒着線，隨即就又蹚回對岸去了——僅僅這麼一會，水却又漲了許多；冰塊在他的小腹下，呼呼嚕嚕地亂撞，好幾次險些兒把他沖倒。

巧得很，當他剛剛把江這邊的一端接通時，那顆照明彈也乍然熄滅了。他隨即架上機子一搖，噹噹噹噹……立刻回答了一串清脆的鈴聲——他聽着是多麼的悅耳啊！

在電話裏，他把剛才的情況向指導員報告了後，指導員先表揚他一番，然後又對他說：「要是那樣的話，可能還有被沖斷的危險……那你就不要回來啦！就近回二營指揮所去吧！也好趕緊到那裏弄點火烤烤……」所以他又

脫了一次褲子，在冰冷的江水裏又蹙了一回。

這一段路兒雖說也是山道，但是却很平坦，無須他緣木攀枝，儘可放心地走去。

中途，雨又下起來了，而且還夾着紛紛的雪片。

槍聲却比剛才稀疏了。

當他走進二營指揮所的掩蔽部時，教導員一見他那凍得發白的臉色和烏紫的嘴唇，不由地就驚叫道：「哎喲！剛才是你查的線哪……看把你凍成啥啦……快烤烤吧……」

這時，大夥也不約而同地一齊都攏了上來，那麼親熱地一邊替他解着雨衣，一邊又那麼體貼地嚷嚷着說：

「線是哪裏不通啦？看你……」

「快把鞋也脫了吧，我那小包裏還有雙新鞋呢！」

「給！先喝點溫水暖暖吧！」

「別！先蓋着被子睡會吧！」

「……」

他一時高興得也不知怎麼回答好了，便只是笑着對大夥說：「不用，不用，剛才熱得我沒法，就跳到蟾江裏洗澡去啦，哈哈……」

誰知正在這歡聲喧器的當兒，小桌上正抱着聽筒喊話的小鬼——守機員楊小五，突然那麼着急的尖着嗓子喳呼道：「喲！糟糕，糟糕，又不通啦！教導員，教導員！」

「唆？怎麼？」胡賓不由地打了個寒噤，和營長教導員同時這樣地問道：「又不通啦？」

大夥驀地也愣住了。

「可不！」小鬼抱怨似地說：「剛通這麼一會……」

「哦！」胡賓兩眼靜靜的出神，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恐怕又是那……」說着他就把剛要脫下的雨衣，又猛地往肩上一拉，反身就走：「等着吧！馬上就通。」

「哎！胡賓，胡賓！回來，回來！換個人去吧！你已經凍得……」教導員那麼担心地聲聲喚着他。

「我去！」

「我去！」

通訊員和小鬼搶着這樣說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！」唰唰的雨聲裏，胡賓一邊走，一邊回頭提高了嗓子向教導員答道：「我凍死也值得……再說旁人對這玩意也外行呀！」話聲隱沒了，所餘的只是雨聲了。

三

天已經微微地亮了。

胡賓一邊匆匆地走着，一邊細細地思索着，泥和水在他的脚下飛濺，雨和雪在他的頭上澆打，但他却好像是一點也沒有覺察到似的。

「……光這麼着不行呀！再接上去不還是得被沖斷嗎？……」

「要不就架成雙線？……不行，來不及呀！……」

「那到底咋辦呢？」

他正思索得出神，不提防腳下一滑，撲通一聲便跌倒在泥水裏了。屁股蛋子「頓」得生疼，但他却摸也沒摸一下，爬起來就又重新地考慮道：「光

把水裏的一截拉成雙的不行嗎？又快又省事……不行，這一股能冲斷，那一股難道就冲不斷嗎？……看這雨，水還不知道又漲成啥樣子呢？」

陡地他兩隻脚出溜一下，撲通一聲又摔倒了，而且比上一次摔得更重，四肢和脊背幾乎是一齊着地。但他依然爬起來就走，心想：「要是跟鐵路上架那線一樣，看又多「得」，根本不叫它「沾」地……冰塊再厲害，它總不能飛……可這會哪裏有那麼粗那麼高的桿子呢？……哦！對啦！江沿上不還長着幾棵樹嗎？」

「出溜——」他的腰肢和胳膊，忽閃忽閃地搖晃了幾下，險些兒又跌倒。「不行！那幾棵樹粗是夠粗了，可就是忒低呀……那麼寬的江面，江中間又沒有柱子，怎麼能保險電線不彎到水裏去呢？」

天亮了，已看清眼前飛過的雪花和雨點。他到達江邊的時候，依然沒有得出一個保險的而又能夠解決難題的結論——他着急了。

雨雪裏，浪聲中，他呆立在江岸上，緊緊地皺着眉頭，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江面：那汹涌澎湃的巨浪，捲着大大小小的冰塊，像一羣兇猛的惡獸，在江上奔騰翻滾。皮線的斷頭處，連個影兒也沒有了，只見拖近水濱的一段，

正在劇烈地跳盪起伏着，那麼倔強地似乎也正在和冰波作着搏鬥。

他心裏想：「指導員常常說：『黨員的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只要遇事多用腦筋，有決心……』可這會就是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我也甘心呀！只要他能夠一念咒，馬上就變成一條什麼也沖不折、撞不斷的皮線……」

他又似乎是無可奈何地想道：

「唉！怎麼辦呢？……就這樣算了吧？」一陣冷風吹過，他一連打了幾個寒噤，「哦！那我對得起毛主席嗎？對得起黨嗎？對得起祖國嗎？……再說就這樣回去我還咋有臉見指導員呀？……我胡賓到朝鮮以來無論哪一次執行任務，不管它怎麼艱巨，從來沒有給黨丟過臉，難道這一次——」

想到這裏，他猛地把牙一咬，兩眼狠狠地盯住江心，像宣誓一樣地說：「不管怎麼樣，命『豁』上也一定要把線馬上接通——多用腦筋，腦筋還沒用到家。」於是他即刻抑制着一時衝動的感情，冷靜地、迅速地思索怎樣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務的問題……

這時天已大亮，雨已停止，雲堆中閃出了一線青天，但還稀稀零零地飄落着片片的雪花，早晨的冷風，尖溜溜地掠過了他的鼻尖，雨衣早凍得呼呼

啦啦的一動一響了。

——還是把水裏這段架成雙線吧！沖斷了這條還有那條呢！要是那條——」他低頭沉吟了一下：「哎！對啦！再多架上幾條，反正沖斷了這條還有那條，沖斷了那條還有這條，它總不能一下一齊都沖斷了。」想到這裏，他心裏一閃，腦子中像轉了個陡彎似的，陡然想道：「嘿！對啦！對啦！把它們都擰在一起，合成一根，團結起來力量大啊！保險沖下來一架山也撞不斷它啦！對！就這樣辦。」

他驟然高興得直跳。

「收線去！」他遠遠地望了望一棵炸倒的松樹，一轉身，撒腿就跑開了。

還是他昨晚剪掉的兩隻線頭，依然是直挺挺地在原地拖着。他依然拾起昨晚纏過的一端，半蹣着腰兒，站在那裏馬上就纏了起來；細細的皮線，像一條長長的黑蟲，出出溜溜地飛快向他的懷裏爬行着。

一會兒，線纏盡了，太少，在江面上拉個一來一回也不夠。他便馬上又轉過身去，彎腰拾起了那另一根拽不攏來的線頭，順着線兒，纏着走着，走